

力士于令章

于长涛

于令章，海阳县郭城镇河南村人。上世纪20年代末期出生，浓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一口络腮胡子配着一张黑脸膛。一米八五的个头，膀大腰圆，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是郭城方圆20里有名的好汉。

令章12岁就能挑得上一担泥(约一百三四十斤);十八九岁时便能抱着本村药王庙中480多斤重的石香炉绕着庙堂走一圈，面不改色心不跳。他刨地用的大镢，足有十斤重，一天能刨一亩地。战争年代，令章曾随子弟兵团支前，在平度一村住宿营。饭后一伙人到村边闲逛，他将一废弃的碾砢子抱离了好几步，要走时被一老人喊住道：“壮士，六十多年没人动它一动，你这样走了，谁能搬回去？”“对不起了，大爷。”说罢，令章将右手四指伸进碾砢子中间的凹洞中，大喝一声，同时用力一扒，整个碾砢子便飞了起来，翻了一个跟头，这样连续几下便将碾砢子扒回原地。

1947年，令章曾在我军的新华药厂赶过马车。一次到敌

人占领的烟台拉一台机器，返回时遭到追击。马车负重太大，怎么也拉不上路上的大堰。敌人追近了，领队的厂长挥舞着手枪，下了死命令：“马车拉不上大堰，谁也活不了！”“厂长，你搭把手。”令章将鞭子交给厂长，“我一吆喝，你就用鞭子猛抽骡子。”“驾！”令章的喝声不啻于一声炸雷。只见令章的双臂死死地推着马车后边拉栓，狠命用力，加上厂长鞭子狠抽骡子，人骡齐用劲，马车终于爬上了大堰。厂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赞道：“黑大个，好力气，回去给你记功！”

人民公社时，令章在村里赶马车，再刁的骡子，经不住他三鞭子就服服帖帖。他修理马车时，从不用人帮忙，七百多斤的马车，他一个人就能稳稳当当地翻过来。令章的力气大，笔者亲眼所见，在一次送公粮时，他一胳膊夹着一麻袋小麦，两个麻袋被轻松地送进了粮仓，惊得在场的人面面相觑。

俗话说：“能干必能吃。”十几岁时，他曾将还没入笼的地瓜面包子一气生吃了十几个。子弟兵团南下支前时，他一人吃过六七个人的饭，炊事班长



非让他当面吃给看看。最有名的是他结婚后抱怨到丈母娘家从没吃过饭，这事让他丈母娘知道后，特意擀了一大盆汤(无卤的面条)，炖了六个饽饽，让他去吃。他吃得只剩下一个饽饽，妻问：“这回可吃饱了吧。”他说：“哪里呢，不好意思全吃光了。”

吃大锅饭的年代，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长期吃不饱饭，极大损害了他的健康。再加上体力严重透支，70多岁时，他便不能干活了，饭量也大大减少，当年的豪气和霸气已荡然无存。晚年，他连三十斤小麦都拿不动，自己叹道：“这点东西，早些

年我两顿就吃掉了。”

令章生性豁达、急公好义、乐于助人，待人接物彬彬有礼。赶马车时遇到老人小孩都主动捎人一程，笔者和同村读中学的学生大多被他帮过。他干活认真负责，从不马虎；为人处事，很是仗义，从不占别人的便宜；讲话热情文明，和人打招呼都站立起来，以示尊重。

这就是于令章，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，他所有的就是力气，他把它全部无私地奉献给了这个社会。人们谈论起他来，都充满了敬仰之情。

令章辞世已有七八年了，愿他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。

演砸的“三句半”



王德润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正处在“文革”时期，那时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都非常贫乏，但讲政治、关心国家大事的风气却很浓。尤其是农村，在田间劳动休息时，大家还要学习一段报纸，背诵《毛主席语录》，如谁家能有台收音机，不知会惹来多少人艳羡的眼神。到了冬农闲季节，村民多自发在晚上点煤油灯组织排练节目，然后串村演出。而那次演砸“三句半”的场景至今仍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，每每清晰回忆起那次演出，我都忍俊不禁，难以忘怀。

记得那年是腊月二十二日晚上，村里经过紧张排练，终于要登台演出了。村民冒着寒冷天气，拿着凳子、马扎等早早来到由木头临时搭建的舞台，高悬耀眼的气灯似乎给整个舞台带来丝丝暖意。舞台上演员忙着化妆、对词，演奏乐器的相互对弦，舞台下小孩儿吵闹声、大人说笑声和呛人的早烟味儿混杂一起。拉开幕后，先演了开场舞蹈、乐器演奏、吕剧《园丁之歌》等曲目，为提高演出效果，将三句半作为压轴戏安排在了最后。

待演三句半的四个人一上台，观众热情极高，掌声欢迎，很多人翘首观看，竖耳细听，就怕漏掉笑点。锣鼓响过，第一人说：毛主席著作手中拿。第二人接上：社员人人都爱它。第三人：真不差。第四人：对啊。锣鼓响后，再来第二遍，不知是受观众高涨的热情还是耀眼的灯光影响，第一人一下子忘词了，稍愣神后，他干脆编吧，第一人：毛主席著作还是手中拿。第二人只好接上：社员确实都爱它。第三人：还不差。最后：是啊。可第三遍时，第一人还是没想起台词，又编：毛主席著作反正是手中拿。第二人也只好顺着说吧：社员就是都爱它。第三人：是不差。第四人听后，火气腾地上来了，心想，这是咋回事，他压不住自己的愤怒，当场说道：滚蛋去吧。四人悻悻退场，观众这个乐啊，很多人当场笑得直不起腰来。这次三句半演出的情况，大家乐此不疲讲了好多年。

岁月悠悠，一晃四十年过去。现在，人们在家里、手机上就能上网，床上也能看电视。很多编排的节目也向精品、专业化发展，村里自发编排并演出节目基本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以前真实、原生态的演出和大家集中观看的情景，却留在了记忆之中，社会的进步或许会给人们的社会交往带来更多的思考。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，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，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，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，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，稿件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：18653588630
投稿邮箱：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地址：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收 邮编：264003

绿色封皮的笔记本

扈刚

褪色的岁月，留在记忆里，不会像泄了气的气球，被一阵清风带走，了无痕迹。1982年11月5日，我和40多个同乡来到辽西一座军营，在新兵连完成一次人生角色转换。和老班长略微褪色的军装相比，新兵清一色的新军装闪着光泽——现在还怀念那身纯棉绿军装，怀念那段火热生活。

都说新兵训练苦，到底有多苦，我有点忐忑。看军区小报上连载的新兵日记，就翻出同学朱青峰临别相赠的一个绿色

封皮笔记本，尝试着写新兵日记，新生活总该留个记录吧。新鲜感很快消磨殆尽，我们开始有点排斥硬硬的高粱米饭，似冻非冻的白菜萝卜做成的汤。我们这带来自城镇的新兵起初娇气，有人偷偷用家里带的钱买鸡蛋、面包，还有拉老乡下馆子的。那一月12元津贴哪够？我傻乎乎地只知买书，有些特立独行的范儿。就是每次上级来清点个人物品时遭罪喽，我提两大旅行袋死沉沉的书站队，身上还要背行李卷。

新兵训练第一课是立军姿，要求是立正挺直，身体微微

前倾，重心放在前脚掌。我们初来乍到不得要领，大多以脚跟着重心了，加之过度紧张，大脑承受压力超值，结果站不到五分钟，就有几个昏倒。我也倒了，书呆子不倒才怪呢！

新兵连搞紧急集合频繁，打背包要快，新兵手忙脚乱，最初往往是出门散包，还有天女散花的——边跑边掉东西。有苦就有甜，我们班在老班长张福生带领下，训成尖子班，多次代表连队参加营团会操比赛，成绩优异。当然，我们也照别的战友付出更多汗水。这些都被我一一记录，写进那个绿色笔

记本里。

那时，电话还没有进入百姓家，妈妈惦记我，只能通过书信交流。她总是担心我吃不了苦挺不下来。我则暗暗下定决心，坚决当一个不一样的兵。新兵连解散后，我把那个绿色笔记本寄给妈妈。后来探亲回家，妹妹训我：“惹祸了吧！”我茫然。她从妈妈枕下抽出一个本子，正是那个绿色笔记本，我的新兵日记。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“还怎么了，你自己看吧。”

绿色笔记本翻开，一页、两页……妈妈的泪水已将钢笔墨水浸染得一片模糊。

父亲的算盘



王修梅

父亲走了。但，父亲用过的算盘，仍挂在老屋土炕旁边的墙上。

每每回到老屋，看见父亲用心血和汗水洗亮的算盘，便看到父亲操劳的一生。

听奶奶讲，爷爷过世早，父亲兄弟三人，排行老三。大伯18

岁便下了关东，音信全无；二伯被土匪抢劫杀害，父亲只念了一年半私塾，就辍学种地，以后靠自学练就了打算盘的功夫，并能书写一手漂亮的字。在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，便算是有文化的人了。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，父亲便当上了第二生产队的会计，一干就是几十年。从此，算盘与账本，便成了父亲的伙伴。

当时是计划经济年代，大锅饭、平均分配，无论是收入还是口粮，全部按人头分配。比如夏季分小麦，先算出总产量，除去公粮、种子，余者按人分配，有多少称多少。我们那儿是山区，小麦产量低，每人每年只能分二三十斤小麦。其实不光小麦，所有口粮、蔬菜、花生(油料)统统平均分配，于是父亲的算盘一年到头响个不停。

生产队的会计不光管账，夏秋两季，全靠在场院上，扒玉米、摘花生、晒小麦、分口粮、交公粮、晒种子、入库，父亲忙得团团转，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。

俗语说：三春不如一秋忙，一秋不如麦上场。当时没有收割机、脱谷机，割小麦，全靠肩挑人抬，牲畜驮。运到场院用铡刀铡下麦穗再晒干，用牲口拉着碌碡转圈，进行脱粒。傍晚，还要把脱好的粒进行扬场。利用风向让麦糠和麦粒分离，反复几次才能将麦粒脱净，劳动强度

可想而知。

山区的田地离家远，最远的离家七八里。到秋天分口粮时，有时在场院分，有时在田间地头分，无论在哪里，父亲都得寸步不离。粮食分到哪里，父亲的算盘就响到哪里。当时，生活困难，每一斤粮食都显得异常重要，分配一定要公平。分玉米和地瓜时，有的长得大，有的长得小，就要把大小掺和在一起，再按户进行分配，尽可能平均公平一点。

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有70户人家，人多事多。秋季场院忙完后，就开始摘花生，每天晚上干到深夜，直到飘清雪，花生才能摘完，这期间，父亲每晚就宿在场院的窝棚里。

每到年底，是父亲最忙碌的时候。社员劳动一年，能收入多少、或欠生产队多少，都眼巴巴地等着结果。这一个月的时间，昏暗的煤油灯光和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响伴随着父亲熬过一夜又一夜。直到百姓们开支，父亲才能舒一口气。父亲干了几十年的会计，从来未占过集体一点儿便宜。当时，虽说家人们吃喝不饱，父亲却没有拿一粒粮食回家。

事过境迁，父亲和他的算盘也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但那个年代，父亲用手中的算盘，算出了艰苦奋斗的精神，算出了战胜各种艰难的决心和力量。

父亲用手中的算盘，弹拨着生活的酸甜苦辣。